

老王是一起骑车的骑友，交往不多，有两次印象很深。一次是六年前夏天，30多个骑友环骑高邮湖，70多岁的老王是年龄最大的，年龄虽大，体能还行，160公里一路紧跟，没有掉队。近午在荷花荡休憩，吃干粮，老王拿出一串香肠分给大家，说是自家加工的，味道还可以。起初有点不好意思，禁不住他的热心，大家陆续吃开了，味道确实不错，你一段他一段，吃得精光。

再一次是第二年，协会组织环湖赛，从江苏各市和上海、安徽来了300多骑友，人多赛道长，第一次没经验，手忙脚乱，偏偏遇上台风，全程大风大雨，组委会临时决定在终点附近联系浴室，让选手完赛后洗个热水澡、换身干衣服；有人建议最好烧点姜茶驱寒。建议是不错，可又是风又是雨，到哪里去烧呢？老王说他住附近，到他家去烧。当然再好不过。于是几个女同胞就跟着他去了。选手一批批抵达终点时，姜茶也一桶桶运送过来。在风雨泥泞里搏斗了大半天、浑身湿透的骑友，接过热气腾腾的姜茶，涌上一阵暖意。赛后不少帖子点赞递姜茶的“最美志愿者”。他们不知道背后还有老王。

他会做香肠，与退休前是肉联厂职工有关。肉联厂曾经很是红火，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走下坡，与啤酒厂一起成为两个亏损大户，大人小孩都知道“南皮（啤）北肉”。

老王

□ 尤泽勇

不是我们习惯的紫红肤色
呆头呆脑的模样，香甜糯绵的口味

母亲把它们从地里抱回来
早已粗糙开裂的手轻轻抚摸
晴朗的秋阳下，清爽的小院里
与它们说着暖暖的话
做一个细长的条块状的分身魔术
它们，孩子一样温驯
返着婴儿的乳香。很快
披上了淀粉白色的梦
长出母亲一样零乱的白发
它们会飞，像飘浮的白云
会跑，像晚归的羊群
母亲的身子佝偻成满足的符号
看着它们，掩嘴笑起来
她满嘴的牙齿已经掉光
它们，就是她失落的牙齿
白白的，长长的，方方的
它们每一颗的身上，都有
牙痕，刻着深深的字
她的儿女的名字：

我想念雪了

□ 朱桂明

我想念雪了
只是在冬天的日子里
这种感觉尤其特别

翻看往昔的照片
寻觅定格的身影
在梦里
轻盈地走在雪地里
一步一个脚印
轮廓分明

文游台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老王后来不再骑长途，见面就少了。前几天有事去他家，颠覆了也是加深了对他的了解。他家在孟城驿南边的巷子里，两幢三间平房连在一排框成个大院子，架子上晾晒着一串串香肠。老王引我走向西边一幢，说他与儿子住西边，女儿一家住东边，女儿下岗加工香肠出售，他搭个帮手。

屋里有点乱，方桌、沙发上都摊放着书报。沙发旁倚墙是个书架，乱七花横放满了书，桌上是最新一期《新华月报》，我心里一动，问：是你订的？老王说他订阅四种报刊，还有《参考消息》《扬子晚报》和《新华文摘》，连续多年，习惯了。书架上书很杂，有历史、养生、花卉，还有较新的时政类，如《鹰胆鸽魂——罗援将军谈国防》、郎咸平《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

他说每星期要到新华书店两三次，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书，现在眼睛不好，看得少了。

眼里的老王变得恍惚起来，这还是我认识的老王吗？有这样的说法：从一个人看的书，可以看出他的内心——老王的外貌与内心的差距好像很大哦！80岁退休职工，文化程度不高，职业与文字无关；而常年自费订《新华月报》，除了图书馆、资料室，还有多少个人订阅？

走出巷子好远还在想，看人可不能简单地贴标签，要深入交往，深入人的内心。

正明，正彬，正梅，正英
江南，江南

走进你的深处
脚步轻之又轻
初冬。你娇羞的笑
一直不肯打开
青瓦灰檐的呼吸
微有湿气袅娜
小桥石径的心律
低缓而迟凝
运河牵手钱塘浦江
不声不响睡着
太湖阳澄湖千岛湖
像越来越浓的酒
茅山虞山天目莫千山
一副严阵以待
周庄同里乌镇西塘
是怎么也绕不过的画
走在一片冒失的雪花后
一只探头探脑的野蜂前
我等不及三个月
江南，江南啊
你的好说千道万
我依然不得不放手
收起受孕的目光
悄悄地，转身

一样透视出坚定

忘却北风的呼啸
肆无忌惮地
向着天空飘落的雪花
尽情呐喊
把心底堆积的愁绪烦恼
一一释放
即便是过程
也很惬意
毕竟经历了春天的繁花、夏日的炽烈、秋日的落叶……
只有在雪中
才能找到那份宁静

就像有首歌里唱的一样
每年都盼望第一场雪
其实雪是一样的
只是觉得每年的雪不一样地到来
也许因为风
也许因为雨……
无论如何
不要因为雾霾
因为我心目中的雪
永远是圣洁的
我期待

周四晚上，有朋友在微信中发出邀请：“周五晚上小聚一下。”群里顿时热闹起来，有欢呼：“哈哈，有吃的了！”有体贴：“不要太浪费噢！”有表决心：“一定提前抵达！”我因出差刚回来，看到邀请就苦起脸

回道：“已两整天不在家吃饭，也想吃家中的饭菜，就不去了。”有人立刻揶揄道：“是想师娘了吧！”有人则发出警告：“八个人，一个都不能少！”

对于外出吃饭，我一直有抵触之意。一桌菜，好看的多，对胃口的少，不少菜都没人动筷子，简直是暴殄天物。在酒桌上，你敬我，我敬你，形式大于实质，想想都让人厌烦，一不小心，敬错了顺序，说不定有人还有想法，落得里外不是人。一顿饭，总有人姗姗来迟，吃一次可能要花几个小时，说是浪费生命一点都不为过。向来，我对吃请是能推则推。

邀请人适时开口：“大家都约好了，就差你一个！”不得已，我很文艺地分享了一个链接：贾平凹的《辞宴书》。我想表达的意思很明确，借用该文中的表述：“老兄，今晚的饭局我就不去了。”群里顿时安静下来。

一夜无话。第二天刚上班，就有人在门口截住我，开始有一句没一句地数落我：“就你特殊，就你有情况，最难请的不也来了……”面对责难，我还能再说什么，这顿饭无论如何也得去吃吃了。

冬天的夜晚来得早，不到六点，天就已全黑，街边的路灯都在尽职地发射着桔黄色的光芒。还没有电话来催促？我不觉有些疑惑，打开微信，才发现有人不到五点就开始发问：“何时去？”有人答：“现在。”又有人说：“走起。”又落单了！原来大家早就过去，我还在傻乎乎地等人请呢！

就餐的地点离单位很近，当街烧炒的那种，等同于大排档。我匆忙赶去，娇小的老板娘立即说：“在二楼。”顿了一下，又笑着说：“你不来，我给他们就只上了三个菜，也刚吃！”走进房间，我看到桌上显得十分空旷，没有茶水，没有饮料，更没有烟酒。桌中央摆放着三种菜：一大盘撒满青蒜的猪头肉，一大碗菜绿笋

小聚

□ 朱德金

蓝天雁影自北向南
携着温暖的梦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春天
快打点行装踏上旅途
趁秋寒未冽
趁思念正浓
去见你想见的人吧

阳光尚好
秋染叶红
花儿还远未开到茶靡
歌儿也未听到无音
别让你的相思在季节后成冬日的苍茫
去见你想见的人吧

秋雨还密

我的母亲是一位非常普通的农家女子，在23岁时嫁给父亲，正值父亲家中遭特大变故，当小学校长的爷爷被诬陷为叛徒，受到批斗和挂牌子戴高帽子的凌辱，被迫自杀。当时社会上

的人对父亲是侧目而视避而远之，不愿与他交往，而母亲却大义凛然坚持公正之心，不怕欺压不怕别人笑话，不顾议论讥讽，徒步十多里嫁给了一无所有的父亲，开始了她无怨无悔的劳碌生涯。

母亲个头不高，却硬撑着全家的重担。父母结婚时不仅没有房子，还拖了一屁股的债，甚至连做饭的草也没有。为了解决烧草，母亲拔麦茬、弄树根、拾棉花壳子、挖茅草根。为了将欠下的债务还清，母亲开荒扩地种麦栽秧点豆，白天黑夜不分地干……农村人那时候到冬天必须上“小型”挑鱼塘挣工分，人家都是夫唱妇随地两口子一起干，而母亲舍不得做教师的父亲，都是一个人顶两个人在干。我的印象中母亲是无所不能的，男人干的活她都会。在母亲的操劳下，我们家慢慢度过了难关。先后建了四次房子。如今老家的房子依然在那，好似在诉说母亲当年脱土基、捶土墙、挑砖运沙砌房的艰辛。

母亲俭朴善良在老家美名远扬。只要提起陈师娘，无人不夸她是个好心肠。在老家庄上谁有困难，只要母亲知道，总会尽力相帮。记得邻居叫马大妹的，那时刚分家，买化肥尿素没有钱，急得直哭。母亲知道后悄悄将家里买好的化肥尿素送到她田头。大妹每次提到这件事。都会感激得不得了。

母亲用她的善良感动了别人，也用她的言传身教

白的烧杂烩，还有正在酒精炉上烧着的一大盆浸满红色辣油的毛血旺。菜不多，升腾的热汽倒不少，朋友们热情似乎更高：有人在夹菜，有人在吞咽，有人在谈笑，个个脸上都洋溢着幸福与满足。

看到我进来，大家都停止了动作，不同的声音响起。有邀请：“快坐！”有责怪：“来这么迟！”有询问：“忙什么的呀？”任何客套在这里都显多余，在这简陋的房间里，我看着大家毫无做作的表情，触摸着他们来自内心的真诚，感受着朋友间浓浓的情谊！

我在空位坐下，同时也放下外表的矜持，放下所有的繁文缛节，像小时候一样，拣着自己中意的菜海吃起来。老板娘陆续又端上来几道菜：胡萝卜烧羊肉，排骨萝卜汤，韭菜炒卜页。在这中间，大家还不停催促：“饭呢，快点上饭！”等到饭正式上场，大家已经开始吃得少谈得多。

有谈教育的：“湖南一学生在办公室把老师刺死了！”“这么恐怖！”“现在的学生越来越受不了批评挫折。”……有聊交通的：“去南京从哪儿上高速好？”“从仪征上和从高邮上，过路费相差并不大。”“路越修越多，让人越来越纠结。”……有聊前途人生的：“小汤，今年你研究生还没考呀？”“工作太忙，明年再准备吧！”“哎，人生就这样消耗在‘明日复明日上了’”……

不知不觉间，吃饭变成了聊天，听着他们天南地北不着边际的交流，没有算计没有功利甚至也没有形式，这种久违的感觉在什么时候体验过？是上学时同学一起用餐？是过年时家人一起团聚？是在路上和驴友一起同行？突然，我想起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与钱玄同、刘半农、郁达夫、林语堂等人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的聚会，一壶茶一碟花生米，纵论天下事！想着想着，我不由自主地笑了，吾辈岂敢和大师想比？

然而，大师们没有见过微信，微信时代正在实现着前辈们的梦想！

情思成网
静好的时光应该让相守不要固化成石
将相恋走在路上
让一万个理由成为不可替代的例外
去见你想见的人吧

趁时光之浪还没有将记忆冲淡
爱的河流还依旧细水流长
去见你想见的人吧
让你远天远地地来
见她莞尔一笑的灿若花开
十指相扣的时刻那座城才会因你美丽

去见你想见的人吧
距离不会因有缘而天涯咫尺
时光不会因生命而停止不前
不要让错过成为永久的后悔
人这一生知己几何
别让让爱居无定所

使儿女懂得了该如何做人。如今我一直前行在公益路上，尽己之力帮助别人。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儿女心特别重。我小的时候，母亲上工从舍不得吃饭，而是将米饭换成锅巴带回家，让我们姊妹三个吃。平时即使再累也舍不得让我们帮一把，只要看见我们在学习，她说再苦再累也值。我很惭愧辜负了母亲，好在小弟争气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本科生。当我的儿子快高考了，母亲特意来我家住了一年，给她最喜欢的小外孙做了一年的饭菜。

2012年7月20日晚我们高邮发生了4.9级地震，震中就在我的老家。在上海的母亲知道后心急如焚，担心亲朋牵挂邻里，后来知道并没大碍才放下心来。母亲人虽在上海，心却时常牵挂村上的同龄人，每次回邮省亲，总会带上礼物去看望他们。

现在在我们尚未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时，她却已永远地离去了。父亲写了纪念文《梅花魂》，字里行间满满的夫妻情母子情姊妹情，让我忍不住读一次哭一次。

母亲名玉梅，享年68岁。父亲说：玉碎依旧放光华，梅谢仍然吐芳香。玉洁品自高尚，梅香德乃大广。弟弟说：腊梅花开六十八，梧桐满院遍地伤。慈母鹤驾去西游，秋雨绵绵断我肠。妹妹说：谁说梅花没有泪，冷极艳绝为了谁？阵阵寒风轻掠过，片片花瓣满天飞。

我跪在母亲墓碑前，泪流满面，默默祈祷。我在心底无数次大声呼唤，告慰那黄土下的灵魂，泪流不止心痛不已。我仿佛看见了母亲那被风吹散的白发与白云融为一体，向着远方飘去，向着天堂飘去。